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藝文類聚卷五十三　　唐　歐陽詢　撰

治政部下　錫命　薦舉　奉使

錫命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

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

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

㴱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德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于譙輒表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桓温威震外内人情噂喈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為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以疾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使𤣥歷旬日至於温薨錫命遂寢

文後漢潘朂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

凶越自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然宗廟乏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於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艱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

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勸教恤慎刑
獄敦崇帝族援繼絶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
於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
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
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
召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
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

卺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明德保朕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召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

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命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并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藩忠肅内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持節

高平侯其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纉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於九江宗祀絶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絶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絶俾昏作明元勲至德朕實頼焉今將授公

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尅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而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沂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曳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殭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

區宇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

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曹馬今進授相國

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炎灼

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治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魯邦者乃負圖之辰若

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慚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為槩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為誠而功無可勒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況呂梁不鑿而器重玄圭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修而慙形覿往德而聳慮也

薦舉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伊尹管仲不為臣矣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

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内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睢也乃載以入秦

漢書曰韓安國為人多大略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為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又曰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為楚内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漢雜事曰辛慶忌為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為光禄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倉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

何薦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為議郎又曰杜林字伯山為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為大中大夫又曰陳寵字昭公為尚書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續漢書曰橋玄為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又曰虞詡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為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三輔決錄曰游子殷為郡功曹有童子張既為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託之後魏王以既為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才遂以為漢興太守

魏志曰穎川盧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

或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為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為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為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詔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賛雍熙

歷聽九工物色輿皁而白駒盈谷萇楚未刈所以臨朝
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
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
前冊舉以滯淹徵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
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機多紊
四聰弗達思聞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薦所知傍
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

茲啓沃

表後漢班固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狥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顧乞骸骨更授夷吾

後漢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姦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

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輙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懐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魏陳思王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

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譲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

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軍為之輟攻而文侯以安

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魏殷褒薦朱倫表曰葢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髙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為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

飛辭抗論騁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

得眦佐銓衡𩔖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葢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髙士

旌徳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摽渭濵之伏而帝基

以隆漢髙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仄陋無明敭之稱

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槽櫪之下賛世之

才委於壟畆之間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奮賛皇

極敷訓彛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貢帛歸齊頌聲既興盛
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
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塵聽覽伏
待鈇鉞

梁沈約薦劉桀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輦
轂交軫於遐路搢紳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坼未採
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輈不息

梁劉孝儀為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俗

移風當扆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既掄潤山之玉已

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徳璉幼能斧藻長則

琢磨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

鍾聲無愧於東箭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聨事宗伯握蘭

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鑿非止水職豫搜揚前

竭諛聞先自鄉曲又為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天道不

言資寒暑而成歳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

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

參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𠃔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欲興姓居後知人為難實緣所悉而薦

北齊邢子才為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

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衰先人

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既茂枝葉實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諧允在伏願迴恩徙授以答具瞻

戕魏應璩薦和虙則戕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虙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

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實英奇叙用之時賢達進致之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又薦費禕牋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俊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絶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晉庾闡薦唐安牋曰葢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安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鸞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啓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鶊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

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宫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棠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黄金為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足山濤昔翟陽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讋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梁丘遲答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

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色闕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敝覘察衡閭詢事芻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闡絳闕恭奏青蒲

教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兗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跡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

根矩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舆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産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變至於高尚獨往相望於㠊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書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

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𢿱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魏阮稽與晉文王薦盧播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鄜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奥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

載述良史之表

奉使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

聘於齊齊使禿者迓禿者眇者迓眇者跛者迓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為使之難不辱君命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為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中久殊失

禮儀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卧漳濱禮酒行三獻賔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葢日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北齊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東帶盡欣娛誰言鶩歸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修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旟事原隰負扆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蘩四牢盈折俎三獻滿罍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

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言惟此別風期幸共存又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垠興文成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驥旌旃事鼓鞞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塍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隋盧師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差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征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

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葢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修亦何遠君其勖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崤至瑞節三秦歸林蟬踈欲盡江鴈斷還飛墻垣崇客館旌葢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薦紵衣

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卧伏氷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絶水火況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瀚海飛沙臯蘭走雪豈不

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雪泣横悲想長安之城闕直以為臣之道義不為生事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巳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勲西戎即叙前别意恨甚多不悉幸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

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効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
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
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
以為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仲將復
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
之遺書通心
梁任孝恭為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皇
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

佳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既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即江山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禀威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替膺玆閫外麾旌所臨實宣慈造足下剌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實佚高算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飖辛苦迄屆氊鄉雜種畢花頗

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
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
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種歸舊
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攺朱顔
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藝文類聚卷五十三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刑法部　刑法

刑法

爾雅曰律法也又律法銓也易坎卦主法律銓衡輕重也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君矣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

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又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泰安樂其法也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多粟也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别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

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矣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又曰釋法術而思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命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

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謂然
嘆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敀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
莫之犯何為不治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
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
而死者比敵死之賞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
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
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
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
人間反己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
慎令
慎子曰堯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
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又
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

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又曰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漢書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

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候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修三尺法以三尺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又曰時上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議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使平疑法奏讞疑事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

東觀漢記曰陳寵曽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簒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勑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寛

范曄後漢書曰鄭弘建初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報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

薄至於關選多典樂者請使郎補千户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著之南宫以為故事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髪為程十程為寸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當珍之

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偽萌生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風俗通曰咎陶謨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

不易之道也時所制曰令漢書着于甲令夫吏者治也
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
動不失律令也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祿
賜
詩周庾信正旦上司憲詩曰詰旦啓門欄繁辭湧筆端
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盂
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闌榮華

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棨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欵以彌載令棲遅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忝彼背正以從邪我没世而是尤敷胷腸以為效兮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誡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吉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朽木兮難抽

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贊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已振民不敢欺

後漢李尤鞠城銘曰貟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疏不有阿私端心

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田然況乎執機

令魏陳王曹植黄初五年令曰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惟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為人諺曰穀

千駑不如養一驢又曰穀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使藏獘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堯舜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皦日於戲羣司其覽之哉又黄初六年令曰身輕於鴻毛

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赦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深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難漢張敞議入穀贖罪蕭望之難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

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夫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

也

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龎善否區别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

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也魏傅幹肉刑議曰葢禮樂所以導民刑罰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禮而小人畏刑雖湯武之隆成康之盛不專用禮樂亦陳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興清廟之頌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當除也經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

鑿顛抽脅烹煑之刑衛鞅所為非咎陶所造吕侯所述據經按傳肉刑不當除有五驗請言其理荀卿論之備矣太古質簡制事樸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鐵智非闇也不識事宜以為聖人純一之教不如賢者支離之術鄭衛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復難矣

晉曹志議曰嚴刑以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制

墨刖見者知禁彰罪表惡聞者多服假使惡多尚不至死無妨產育茍能殺以止殺為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無人天無以神居無以尊矣故古人寧過不殺是以為上寧寛得衆不寧急積殺若及于張聽訟刑以止刑可不革舊過此以往肉刑是宜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民稀止禁刑書鞭杖為治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坐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因循之

大魏承襲末草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

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為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為永制

表晉盧諶理劉司空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閑塞典刑不明則人情歷措閑塞之慎則逆節滋明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東皇帝擾攘之際值羣臣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王彌授首於河南呂朗面縛於滎陽社稷克寧鑾輿反旆奉迎之勳琨効忠之一驗也琨授并

州屬承其獘到官之日遺户無幾荆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旣無句踐甲楯之卒又無衛文共滕之民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中鳩集傷夷撫和戎狄會遭京都失守孝懷扳蕩羣逆縱逸充斥王畿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固東阻井陘西限藍谷前有太行之嶺後有句注之關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言情則非所能安言罪則不容於誅遂乃鞠誓百姓修繕甲兵跋履山川東征西討以喪氣之衆當天

下嚴敵蟣虱生於甲冑燕雀巢於帷幕雖不能摧殄聰勒且得據其心腹琨破家為國之二驗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號歸重聖躬令南北萬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驗也比夫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惟恨不能効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上日慷慨動於左右聽其言者莫能仰視昔子囊垂終遺言城郢古人稱以為忠貞琨匪躬之操義實茂之此琨沒不忘國之四驗也取亂侮亡仲虺之遺言也熏

弱攻昧隨季之善經也匹磾之狹謀踊躍一隅無以自
展精卒勁騎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國之用當今
二賊未殄方難尚殷而使殊俗殭國懷怨自相疑懼非
國家静難之遠術也伏惟陛下以淑聖之姿隆中興之
緒方将平章典刑以序萬邦而琨受害悲哀寃痛已甚
也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
永劉向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主
上之懷

晉殷仲文罪釁解尚書表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活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人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昧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論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於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莫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兹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紆一戮於徽命由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

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政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顔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斯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

宋傅亮為劉毅軍敗自解表曰遂令犬羊内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蛇翦毒醜類宵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釁大責既積朝野桑榆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

含宥弛其徽纆偏私之譏既彰民聽況可重荷岳牧之
任復當推轂之重
宋趙伯符以息舊犯罪乞解侍中讓軍表曰臣識慙羊
媼慮闕日磾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恧
無宜復管司喉脣作統連率
齊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
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帝
文慧績應魏閣則皐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彰馬

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括之相接矣

梁任昉為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鞸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犴成市疑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稟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為重流矢影風顱有憂色而當妄

加剞斮金木為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為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為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書奏漢杜欽奏記於王鳳曰切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别予賜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告不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

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馮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賞罰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也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固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

海內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欲迺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漢張俊上書曰臣辜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絮棺在後䰟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

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槫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肉爛所報萬一

魏鍾繇上書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

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獘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

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試行之斯民永濟

晉劉頌上書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犯重亡者髠過三寸輒重髠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因曰不可殺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

以來姦惡凶暴漸以滋蔓日積不已弊將何歸識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主制肉刑還有深理其事所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之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卹不流離於塗路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

業作雖以刑殘不為虐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

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晉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

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禮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典常之妙鑒而任徹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勢獘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

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巳封趙氏之無功
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
迹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葢齊法之大准也
晉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
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
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
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
難思在斷之為難是以子臯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

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旨專為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逺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無頼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濵接鯨猾密邇姦藪退未絶其丘窟之顗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章者興政令驟變則人志

無繫子產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鄉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啓梁簡文帝啓因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寬簡八刑宸鑒毎以垂心國誥是馬攸切臣比時奉勑旨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歳以下輕囚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五條制以為永凖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綸習

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誡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仰負慈嚴心顔戰讋

梁任昉為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溢上棄草纓垂典敎清中世乂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誤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

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
永歎合肓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溫
舒之策優游虛捘衛展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
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
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
鈦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
謝古賢折笄之杖有愧前達

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為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靜民不亦難乎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序晉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須
為用
晉張斐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又曰鄭鑄
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茲述法律之名申
韓之徒各自立制

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略今所論辯雖出傳

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為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

其強而不敢校得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罰之品設道
亡之法懼彼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能與則校不能
歸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時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
宜所以為君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
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禁淫與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
刑也
魏曹羲肉刑論曰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
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為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

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
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
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
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
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
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
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足以侔天地中則其

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成為惡之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不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析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為之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曰覽衆所抵精思構微迭為先後文若

榮繁翩然相反豈彼繫未存厥中嘗試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貫品物綜覈彝倫而刑禮之旨可略言也蓋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濟治也或者取證於春秋有意乎尋本以綜末然猶未離於先後亦速難之始也夫陰陽異制化物則鈞萬物本一變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適此于此為生而於彼為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為死而於彼為生矣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已以與人是刑加於已而禮加於

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巳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巳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雜文部一　經典　談講　讀書　史傳　集序

經典

釋文曰經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又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材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宜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區別九

州土氣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時書也唯堯典存

禮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逺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説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

尚書璇璣鈐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

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
揚雄法言曰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傳曰品藻又曰書不經非書也
劉歆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漢書曰昔伏羲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又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

廣雅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爾雅以釋其意義

鄭玄別傳曰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春秋說題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明天下情帝王之功尚上也上帝之書又曰禮體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又曰詩天人之精皇后之度故詩爲言志

詩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一其一以

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議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其二又論語詩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其一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其二又毛詩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猶是經其一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其二又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

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又其二

周官詩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其一辨其可任以吉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其二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曰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悦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次起賓沈殺青在建酉孤陋之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黄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聖歸元首獨

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梁昭明太子詠書袟詩曰擫影兎園池抽葉淇水側幸雜緗囊用聊因班女織

賦後漢杜篤書𢪎賦曰惟書𢪎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橈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

贊晉王凝之妻謝氏論語贊曰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

對曰俎豆之事則甞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麄者非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

銘後漢李尤經𧝓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廣學無問不知

宋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賾戢妙抱密用捨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表梁沈約上宋書表曰若不覩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秦亂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紀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

啓齊謝朓隨王賜左傳啓曰恩勸抶策慂曷下惟朓未窺山筍早慚河籍業謝専門説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篋臝金遺其貽厥

梁劉孝綽謝為東宮奉經啓曰皇太子四術夙知三善非學猶優旁求儒雅應物稽疑業光夏校德茂周庠諸侯宋魯於馬觀則參陪盛禮莫匪國華臣雖職典經圖而同官不一推擇而舉尚多髦俊寵光曲被獨在選中他日朝聞猶甘夕死況兹恩重彌見生輕

書後漢孔融答虞仲翔書曰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覩

象雲物察應寒温本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賾窮道者
巳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
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談講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
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談論則
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

不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説李兑抵掌而談兑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又夏侯勝毎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又曰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漢書曰鄭太說董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典畧曰漢樊准為郎中令乃上疏曰方今學者約少遠方又甚博士倚席不講大學多治產業

謝承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

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召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為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為別駕至前十日舉為秀才

魏文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張載別傳曰張載文章殊妙嘗為濛汜池賦傅玄見之嘆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

席亮重至八九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禊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又有何議論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逸人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進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

郭子曰范汪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助

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
心處便咫尺玄門又曰劉真長謂許玄度曰卿為不去
我將成輕薄京尹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盛遂作
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玄功大進又曰何晏為吏部
尚書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
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

以為屈於是弼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常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晉書曰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常客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詩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寮友講此微辭

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誠南畝曰余本疏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饑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篲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

碑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墻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闥

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樽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牓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躔其永歷重華誕睿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

紙動八闋之歌謡雋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秘典緑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内所司靡不飾以鉛槧雕以緗素此文敎之修也

表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敎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黄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闕永闕

踰弘農之洞啓辯河既吐邁龍門之巳鑿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舜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昇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兹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為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

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陳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洙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家縣裁成易道析至微

於秋毫涣層氷於幽谷
啓梁簡文帝謝勑賚中庸講疏啓曰若覩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氳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敎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禀二門之致竊以周王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儛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羲有慚正名百物軒轅為陋

梁王僧孺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曰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摛從后之句柏梁初搆首屬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顧託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糅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書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

之獘然而能以徹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史記曰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絶

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又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黄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黄童也又曰曹襃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又曰高鳳讀書夜不絶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

一見輒誦憶又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漢書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
孫御有子惡卧而焠其掌
西京記曰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太官令進御食髮貫炙
光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臣即月書章奏側光讀
書不見髮三也
物理論曰里語白能絲可讀詩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

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為牧守嘗自課之月一徧
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從人傭書寫寫既畢誦亦徧
上黨記曰太行山有菁巖有射熊於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傳以為仙人
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為通儒

宋書曰車胤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織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遷司徒

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産業位至本郡太守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户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綱懸之屋梁人曰閉户先生又曰倪寛與人傭力帶經

書耕鉏仕至丞相

詩晉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賁園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莽顏隰亦何人

齊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說禮固多才惇詩信為善巖笥發仙華金縢開碧篆

賦晉束皙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閑居澡練精神呼

吸清虚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

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

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

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終身原

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

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贊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迴

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

卷猶開

銘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娛

書後漢馮衍說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為君而不明於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

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漢孔融與宗從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旣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史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

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漢書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

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詩魏阮瑀詩曰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闚壙户仰視日月光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為流涕黄鳥啄高桑又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為上賓圖擢盡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劒術疏竒功遂不成其人雖

已没千載有餘情

陳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别酒水上擊離絃匕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縉賦得荆軻詩曰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髪危冠下匕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没秦宫

晉袁宏詩曰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器棟

梁表天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檮杌婉轉将相門一言
和平勃趣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又詩曰無名困螻蟻
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
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
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陳阮阜賦詠得魯連詩曰魯連有高趣意氣本相求笑
罷秦軍卻書成燕将愁聊棄南金賞方從滄海遊寄言
人世客非君能見留

晉左思詠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又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又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

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
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
奇材遺之在草澤
晉張協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
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
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宋孝武詠史詩曰聶政憑驍氣荆軻擅美風孤刃駭韓
庭獨步震秦宮懷音豈若始捐軀在命終雄姿列往志

流聲固無窮

宋鮑照詠史詩曰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晞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陳張正見賦得韓信詩曰淮陰總漢兵燕齊擅遠聲沈沙擁急水拔幟上危城野有千金報朝稱三傑名所悲

雲夢澤空傷狡兎情

陳劉刪賦得蘇武詩曰奉使窮沙漠收淚上河梁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繫書秋待鴈握節暮看羊因思李都尉還漢不相忘

陳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詩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酤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隋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谿還總兵受

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懟意玫情雖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志後漢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圖命宓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叙世代是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

又藝文志述曰伏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删詩綴禮正樂彖繫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區别

銘宋顏延之家傳銘曰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總理式薦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表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臣聞無懷有巢之前書契未作尊盧赫胥之氏墳典不傳昭明太子禀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温恭在躬明月西

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蘊兹三善
弘此四聦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綖山之
駕不反無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請備之延閣蔵諸廣
内永彰茂實式表洪徽
傳梁江淹自序傳曰淹字文通濟陽考成人為建安吴
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
木靈草皆淹平生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也山中無事
專與道書為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

著文章自娛常願卜居築室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受謝則接武平臯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云爾淹之學盡此而已矣

論宋范曄宦者論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意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漢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

給事殿省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侯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孜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刑人寄之國命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雖時有公忠而競見

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梁沈約王僧達顏竣傳論曰世祖弱歲臨藩遊道未曠披胸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傾波身危慮切推膽抽肝猶患言未盡己也至於憑玉負扆威行萬物有欲必從事無暫反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

主而損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集序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魏陳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别撰為前録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氷為積水所成積水微增氷之凜何哉葢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翫作者之制葢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為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為則若夫託勾陳之貴出玉臺之

尊鳳儀閒潤神姿照朗愛敬之道夙彰柔媚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篠藏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況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于後

梁元帝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絶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陶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

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馬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水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

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開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貢職圖云爾

梁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時

司徒袁粲有髙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誡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

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絶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奬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爭異端歸之正義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

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雕章縟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袞粲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適斐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緼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諜緑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瑶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賾具閲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無

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尤多又啓事

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為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庠壁有均閉戶靡因餘窺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

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緤馬懸車閉門高枕聦為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蔵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揺而高騖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塤壎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

模楷猶俊忘彼豐愉安兹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雕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賾必深汎遊羣籍菁華無弃搦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髙能賦可為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

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過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敎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淸塵蒙長者之嘉賜也險驟更懽娛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蓋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已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于時屬有烽燧方勤惟扆遂使褐裘莫計寶

劒無追痛此生易同玆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鸎爭美伯牙之絃寂寥長絶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謡者斯所以没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

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户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

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

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自

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

雜句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妬至如東鄰

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嚬得橫陳於甲帳陪遊馺

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鸞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

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

發雙娥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
腰中寶鳳授歴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
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别加
以天時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篋
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
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
柘館陰岑木鶴晨嚴銅蠡晝靖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

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
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
嬌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著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
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
連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録豔歌凡
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
而已也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窻前新粧已竟
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縚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

手

陳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隂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儆於驕侈君明逐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瑶匱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絶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

有編録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鈆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笛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横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里譬似雲霞赤谷之巖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

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霄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别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生承枀

藝文類聚卷五十五